

## 感怀

○ 丁承慈

既慕英雄也爱仙，  
流连人寰九十年。  
小小曾蒙国难恨，  
酬志幸遇换新天。  
而今民族振兴日，  
盛世欢歌乐心田。  
知足惜福苦时短，  
敢讨时光上苍前。

作者简介：中共党员，原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，正处级调研员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，三江学院创办人之一，江苏淮阴人，1929年出生，1952年毕业于院系调整前的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。

小的时候，家在乡下，每当炊烟升起的时候，仿佛就是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信号，这种在黄昏里升起来的炊烟，拓展出我们孩童时的许多美好梦想，至今想起柴火饭还令我们口齿留香，那种香醇朴素的味道在我们的童年里日久生香。

每年父亲与母亲都将收割后的秸秆捆成小捆，然后用家里的牛车拉回来，垛成一个大垛，到做饭的时候，便从垛上抱回来两捆，这样做饭所需要的柴禾就准备好了，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灶台，有的是砖与水泥砌成的，有些是用农村的土坯垒成的，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口大铁锅，锅台的正面还要留一个往灶子里送柴禾的门子，一个简单的灶台就开始在农家的日子里岁月飘香了。一口大锅能够烹饪出各种美食，母亲用大铁锅烙出的大饼，烫烫的、软软的，咬一口，里面似乎还带着植物的清香呢。特别是用大铁锅煮出来的米饭，是现在很多电饭锅永远也煮不出来的味道，每次饭煮好后，锅底下锅巴是我与弟弟最爱吃的，那焦糊的甜香，仿佛是那个岁月里最美味的食品。最简单的烹饪，最简单的食材，却能烹饪出独特的鲜美之味。

现在在乡下吃柴火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每当出去旅游时，看见小村里不断升起的炊烟，使我便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，婷婷袅袅的炊烟，记录着很多人的情感，炊烟的味道也是乡下人最熟悉的味道，也是远在他乡的游子最亲切的味道，我记得一首写炊烟的诗歌中，炊烟是飘动着的语言，总是与故乡关联，总是在记忆中飘忽闪闪。炊烟是萦绕童年晚归时，眺望村庄的企盼，炊烟是向往年节时，飘过鼻翼的香甜。炊烟是列车驶进故乡时的，心潮起伏。

炊烟是母亲守在村口时的，热泪潸然。炊烟是一缕乡愁，会让在外的游子们想家，是在夜深人静时，在耳边回响的遥远呼唤。

如果说，春天是一幅水彩画的话，那么，夏天则是题在水彩画上的一首诗。画有画的色彩美，诗亦有诗的意境美。也难怪古人那么喜爱初夏，喜爱到要用诗一笔一画地将它勾勒，一字一句地将它描绘。

且看唐代诗人贾夔的《孟夏》：“江南孟夏天，慈竹笋如编。蜃气为楼阁，蛙声作管弦。”这首诗描写的是江南初夏的景象。那时，正是初夏时节，诗人身在烟水江南，江南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柔美而温和的阳光普照大地。在阳光照射下，天地之间的景致变得更优美了。这时，我置身其中，犹如置身仙境一般，美不胜收。有趣的是，那些冬眠刚醒的青蛙呀，看到如此美景，也禁不住奏响自己的乐曲，以表欢庆。读着这首诗，我不得不佩服，诗人用简简单单，朴朴实实的几个字，就把一幅江南初夏美景图勾勒得如此淋漓尽致。读着读着，我也已仿佛走进了画卷之中。

宋代诗人王安石也有一首描写初夏的诗，诗曰：“石梁茅屋有弯碕，流水溅溅度两陂。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时值初夏，一天，天气晴好，温和

的风轻轻地吹，暖暖的阳光照射下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恬静优美。趁着这美好时节，诗人王安石走在乡间小路上。此时，目之所及，弯弯曲曲的溪岸旁，一条石桥，一间茅屋萦绕其中，溅溅流水，从容不迫，自由自在地汇入西边的小荷塘。田野那边，麦苗青青，一阵风过，送来缕缕麦香。像

## 初夏诗意

○ 林金石

这样优美而朴实的田园风光，像这样恬淡而充满诗意的初夏，难道不比春天更胜一筹吗？

这首诗，诗人以实打实的景物描写，同时也把自己真切的情感融入其中，为我们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乡间初夏风光，可见，诗人对夏日的热爱，尽在不言中。尤其是一个“胜”字，更是一语点醒梦中人：那些一味地喜爱春天，留恋春天的人啊，你们赶紧看，其实夏天要比春天更美更妙呢！

就好比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说的那样，自古以来，人们逢着秋天，心中就会升起无限愁绪，然而，我却要说，秋天要远远胜过于春天！不信，你看，那渺远蔚蓝的天空中，一排排整齐的仙鹤激情四射，直冲云霄，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不禁也激发了我美妙的诗情飞向万里晴空了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这两首诗，虽然诗人所在朝代不同，可意境却是相似得几乎吻合啊！读着王安石的这首诗，你还会说，夏天不美吗？

“景雨初过爽气清，玉波荡漾画桥平。穿帘小燕双双好，泛水闲鸥个个轻。”这是明宣宗朱瞻基的《夏景》，这首诗描写得妙趣横生，你看，初夏时分，一场柔美温和的雨丝刚刚过去，天地之间就变得更加清朗开阔了。此时，微波轻漾，画桥平坦，燕子双飞，鸥鸟轻盈，所有的这一切皆相映成趣，勾勒出了一幅灵动俊美，又充满诗意的画卷。看着此景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，叹为观止！

在这美妙、温和又诗意的初夏，徜徉在一首首古诗中，心也觉得无限美好了。



南京

徐立波 / 摄

第743期

## 父母的庄稼

○ 一心

父母在城里居住了多年，但在村里仍保留了一亩二分地。地很瘠薄，而且曾撂荒几年，长满了杂草和圪针，还有很多的坷垃和石头。

但不管怎样，这点儿地像脐带一样把父母和村庄联结起来，让他们可以随时吸收来自家乡的营养。父母很用心地侍弄着这片土地，它也以潮润的泥土气息接纳着父母。虽然离开村庄久了，但父母对于农活并不生疏，常常是一边整平土地，一边跟乡亲们聊着家常。

有了这点儿地，父母的内心富足而殷实。偶有闲暇，他们会邀上家人和朋友、或者一个人跑到南山里，一边整地，一边考虑农事：可以种一些玉米和高粱，它们在风中飒然的样子让人着迷；或者种一些地瓜和土豆，它们算是最低调的植物，不管地上的秧子如何缠绕，却总是把自己埋得深深的，一日日安静地长大；地的四周，可以插空种一些向日葵，它们的笑容，即使在阴雨天气里也是那么灿烂和朴素……

有地可种，日子就如同乡村的四季一样鲜活而分明起来：春天的时候，草木回绿，万物欣然；夏天的时候，庄稼疯长，河水丰沛；秋天的时候，粮食进仓，原野辽阔；即使到了冬天，愿望也在积雪冻土下，盘根错节潜滋暗长。

有地可种，日子变得具体而艰辛，父母得随时匍匐下身子，与土地保持必要的说话的角度，耕田、刨地、翻秧、浇水、收割、打场——其实，一棵庄稼和一个人一样，活在世上都不容易，都必须用心伺候，相互关照，它才能够破土拔节，茁壮成长。父母的农事让我知道，我必须匍匐下身子，留下汗水，才能期望有好的收成，才能从粮食里咀嚼出不一样的香甜滋味儿。

有时，时间允许我也会帮助父母种地。而我，真的不算个合格的庄稼人，常常是才刨了几分地，就开始想着歇晌。歇晌，是农人最惬意的休息方式。干活累了，干脆躺在地里，看看天上云卷云舒，听听周围蝉鸣虫叫。其实，干活累了就坐一会儿吧，坐下来不仅是身体的一种姿势，也是内心的一种状态。

掰着手指头每天都念着这一天的到来。终于，在一个不经意的夜晚，在那斑驳着无数岁月的老巷的巷口，突然在我的呼吸之中闻到了一丝特别的清香，先是一丝丝的，后来是一缕缕的，透着醇厚的青野之味。等我走过老巷到了家门口，猛然想起，马上就是端午节了，各家正烧煮着过节的粽子呢！

每年立夏一过，小镇老街的一角，早早地就有乡人上街卖包粽子的芦苇叶子了。家乡地处水乡，多芦荡，几经春风春雨，芦苇荡里便是碧绿绿的一大片，满眼尽是芦苇叶子。勤劳的村里人或是沿着河滨，或是划起了小船，到芦苇荡里打起了芦叶，以卖得几个小钱贴补家用。在老家，这些被用作包裹粽子材料的芦苇叶子称为“粽箬”。十几张粽箬被叠加在一起，再被仔细地束成了一把又一把，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竹篮或是柳筐里，它尖尖的叶常常沾挂着清晨空气中的露滴，深棕色的叶根处泛着一层细细的白绒毛，看得出这粽箬满身的鲜活。一大早，卖粽箬的大婶嗓音甜甜的，悠长的一声声“卖粽箬哎！”久久地萦绕在老街小巷，仿佛是时节的一种召唤。

听到了卖粽箬的叫卖声，小小的我急急地跑回家，“奶奶！奶奶！有粽箬卖了，赶快买啊！”慈祥的奶奶一脸笑意：“莫急，莫急，再过几天买，那时的粽箬才又宽又大呢！”

终于，等到奶奶将青青的粽箬买回家。按照老家的做法，新鲜的粽箬是要放在阳光里晒

上几天，以去掉粽箬里的水份，这样不但可以防止粽箬霉变生虫，而且包裹起来的粽子也更加有味。买回家的粽箬被奶奶仔细地分成了小小的数把，用细细的麻绳扎好，挂在老屋门前的铅丝绳上，让风和阳光浸润它青嫩的经脉。

端午节的前一天，奶奶便会取出这些已经有些青黄的粽箬，用清水冲洗一下后，放在土灶的铁锅里加冷水烧煮片刻，这时，屋里屋外都已是粽箬的清香。开水烫好的粽箬子已变成了一副深绿的样子，经历了水与火的煎熬，

它更加柔韧，包裹起粽子来也更加方便。

准备好糯米、红豆、咸肉等配料，几片粽箬在奶奶灵巧的双手之间转瞬就成了一个精美的粽子。奶奶会

裹好几种形状的粽子，有菱角粽、小脚粽、斧头粽等，一个个清清爽爽的粽子看起来是那样的水灵。奶奶告诉我，两只用线绳连在一起的是红豆粽子，三只连在一起的是肉粽子，我最喜欢吃肉粽子了。裹粽子除了配料，最讲求的就是将粽箬裹紧扎实，越紧实风味越佳。邻家的陈大妈和王奶奶也是裹粽子的好手，每年我们几家都要相互送上几只粽子，品评一下各家的手艺。裹好的粽子最后要放在铁锅之中烧煮一些时辰才能糯香透熟的。奶奶在灶膛里添上劈好的杂木，旺旺的灶火一下子腾燃起来。经过封锅闷焐，粽箬里久藏的野香与清鲜才能被彻底地释放出来，这家乡的粽子也才真正的人味透香，你可以品出满口的乡野气韵和鲜活的农家味道，这是一种幸福的滋味！

## 粽箬飘香

○ 严巍